

著名學文年

小人國與大人國



少年文學
叢刊之一

小人國與大人國

英國史惠甫脫原著
林蔭譯述

第一部 小人國

一 飄流到立立潑國的海岸上

讓我把在海上冒險的故事來告訴讀者，這些都是從未遇見過奇怪事情。

你們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吧？是的，你們也不知道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上的；而且更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到海上去冒險？

我的名字叫格列佛，生長在英國的那漢汀州。說起我的家境並不算壞，父親在家鄉略有一點產業。當我十四歲的時候，就進劍橋大學去求學，到十七歲時，又到倫敦外科醫生那裏去學習醫術。

這位醫士叫做勃特史，是一個有名的醫士，我在他那裏一直學了四年工夫的醫術，父親也常常寄些錢來給我。因此我有機會學習航海術，和旅行所實用的數學；從幼年時代起，我早已具有游歷世界的志願。

不久以後，我就在一艘叫史華萊輪上，謀得了外科醫生的位置，其實也是勃特史先生替我介紹的。在那些旅行中，我沒有特殊的見聞可以告訴大家知道，而且也沒有說述的必要。直到一六九九年

時，我乘的一艘船，是向太平洋去的，這船在五月四日開行，在後來使我經歷了一種希有的遭遇，這便是下面所講的故事。

我們的船，從布立司特洛啓程，經過許多日子的航海生活，一切都平靜無事；但是當船駛近東印度度的時候，忽然被暴風雨襲擊着了。我們的船便因此迷失了方向，漂流到汎特門的東北部。有十二個水手，因操勞過度，飲食不良的緣故死去了，其餘的人，也是病的病，昏暈的昏暈，受着無可形容的艱苦。顯然的，我們是處在十二分危難的境地中。

這時，已經是十一月時分了，但是那裏却剛是夏季的開始。天氣是晦暗得很，我們的精神也覺得悶悶得難受。船在狂風中飄流，忽然有一個水手發現在一碼以外的地方，有一座礁石，他還不及驚呼，我們的船已被吹襲過去，撞在礁石上了。

唉，親愛的讀者，這你總可以想像得到的，我們的船，觸着了礁石的情形，是怎樣的了？不消說，立刻破碎了。我和六個船員，放了一隻救生小艇到海中，迅速地跳了下去，盡力地划着划着。我們希望些什麼？只是希望這小艇不會靠近那礁石，和勢將沉沒海底的大船。但是等到划了約有九哩水程的時候，我們已經沒有力量再划那船隻了。因為當我們的大船，失去了方向以後，所有船上的人，都不得不努力地勞作着，使我們的船能在海中順利地進行，這時候，我們那裏還有餘力使救生小艇再像大船一般的進行呢？

我們除了聽命於波濤施給我們的命運以外，再沒有妥當的計策了。在海面上被波浪顛簸了約

摸有一小時的光景，忽然一陣旋風捲來，把小艇直捲到離海面高有一丈多的空中，搖着又落在海面上。結果，我被傾覆在海水中，不知道其餘的船員到那裏去，也不知小艇沉沒在什麼地方。

我個人呢，那是受求生的慾望所支配着，在海中游泳，和浪潮拚命地搏鬥，風和浪潮不住的推着我的身體，向前進行着。我常時把兩腳沉到水底去，試探一下水的深度，究竟有多少深。但是，僥倖得很，當我筋疲力竭，無法再在水中掙扎的當兒，我重又把兩腳去試試水的深淺。唉，我真高興啊！我發覺那水的深度，已不會把我溺死了。

海邊的斜度是多麼小呀！我差不多涉水走了一英里的路程，才算到達了岸邊。那時候，我不知是什麼時候了，也許在早晨，也許在傍晚，天色是陰暗的，天氣是悶熱的，我爬上了海岸，繼續向前走着，希望能夠發現些岸上的居民，因為我需要休息了。

但，不幸得很，我所希望的彷彿是一種幻想。我走了許多時候，望不見一個人影，連一座茅草屋的影子也不會瞧見，只見四周都是綠澄澄的青草，腿也軟了，頭也重了，眼皮也似乎掙扎不開了，是呀！我非常疲倦，需要睡一回才行呀！我沒法，只有倒在那柔軟的青草地上，但是我的身體一着地，就立刻睡着了。

這一次的睡眠，我不知道已經過了多少時候，但當時睜開眼來，却望見天是明亮的。我就想坐起身來，望望四周的景色。可是，這又使我失望了，我的身體已一點也不能動彈。我的兩條手臂和兩條腿，被緊緊地綑綁在地上，我那長長的頭髮，也被釘在地上而不能轉動我的頭了。我只覺有許多繩索橫

縛在我的胸前，並且緊緊在地上的木釘上。

我因為是仰臥着，因此除了向天空瞻望以外，一點沒有辦法。天空中的陽光，漸漸厲害了起來，使我的眼睛也睜不開。這時在耳邊便起了一陣喧鬧的聲音，這聲音在我的四周響着。可是我因為被細縛着，無法轉動身體，所以什麼也望不見。

不久以後，我覺得有一件小東西，爬到我的左腿上來，又漸漸的爬上了腹部，直到胸前，而且輕輕地到我的頭邊來了。於是盡我的能力，俯下我的視線，我發現他是一個小人，小得沒有半英尺高，他的手裏，執着弓箭。

那時，我又同時覺得像那個小人彷彿的動物，至少有四五十個人，跟着那人的身邊，我不禁驚駭得大聲叫喊了起來。我這樣驚呼以後，他們都逃走了，似乎已被我所驚駭着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他們好幾個從我的身體上，跌了下去，而且受了傷。但是這些被嚇得逃走的小人，立刻又回到我的四周，其中有一個胆子大些的，竟又爬上來，來探視我的面孔，他舉起了兩手，表示着對我沒有傷害的意思，而且顯露着羨慕的神情，嘴裏叫着：

「海啓那台極耳！」

這叫聲既清楚，又尖銳，像從一個小女孩的嘴裏叫喊出來似的，而其餘的小人，也依照他所叫喊的聲音，重複喊了好幾遍。可是我怎能知道他們的叫喊究竟是什麼用意呢？

讀者諸君，你們一定也可以想像到，我在這種情景下，又怎能安躺在地上呢？我用力一掙扎，把縛

的。着我左臂的繩子，拉斷了，而且繫着我頭髮的繩子，也弄鬆了一些。我才知道他們是怎樣把我纏縛着的。

我這樣一掙扎以後，小人們已經第二次逃走了，於是他們也就接着發出一聲驚呼，這驚呼停止以後，又聽得其中有一個叫着：

「泰爾哥夫那克！」

這喊聲剛停止，立刻有幾百枝箭射到我的左手臂上，使我覺得好像針刺著一樣。他們又向天空射了一陣，這些箭都從天空中落到我身上，真像戰爭中的飛機拋擲炸彈似的。這些箭有的落在手上，又有的落在臉上，項頸上，使我感覺得一種說不出的痛苦，於是我使用手掩住了臉，呻吟起來。因此，我也愈掙扎得厲害，想完全掙扎脫束縛。

但是，我掙扎得愈厲害，那箭也就愈和雨點一樣的緊密，直向我射來。站在我這旁邊的，更拿矛向我身上刺著，幸虧我穿著皮衣，所以不會受著傷。這樣，就知道我如越想掙脫，他們的箭和矛，也一定越射越兇，越射越厲害的。後來，我便轉變了我的意念。

我想，我的左臂既然已經掙脫了束縛，不如暫時且靜臥著不動，等到晚上，我要解脫一切束縛，也一定不會有困難的。而且假如他們都是像我剛才所見過那樣的大小，那就是多來些，我也不怕他們，我要和他們抵敵，也不是怎樣難事。

然而，事實上却和我的理想，完全相反的，我靜止不動的時候，他們却也停止着他們的攻擊。只聽

得四周聲音，更加嘈雜起來了。從這聲音中推測，無疑又增多了許多人。而且離開我右耳旁不遠地方，有一種敲擊的聲音，這聲音繼續了許多時候，我知道他們是在進行着一種工作。

我盡我的力量，把頭轉了過去，望望他們究竟是在做什麼事。我發見他們原是在新造一座台子，這台子約有一尺多高，台子的面積，像能站到四五個人。有兩三個梯子，沿着台邊放着，這是上下台子的梯級。

台上站着一個小人，他的後面有人替他的後襟舉成着。旁邊站着四個小人，彷彿就是那人的隨從。從這景象上揣測，那小人彷彿是一個官員。

他站在台上，向我說着話。但是他究竟說些什麼，我自然一個字也不懂。

我還得補述一件事，就是那官員上台以後，就叫着

「朗熱羅地勃爾山！」

他接連叫了三聲以後，於是就有五十個左右小人，走到我的身邊，替我割斷了縛着頭髮的繩索，於是我的頭便可以自由轉動了。

我瞧那官員，彷彿是個中年人，他反覆地向我說着話，並且做出各種姿勢來。我雖然不懂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，但是我從他的神情、姿勢……可以推測到，他有時候是向我表示威嚇，有時是和善地請求，有些話是仁慈和氣的，有些是暴躁憤怒的。但是結果，他彷彿是叫我順從他。

這樣，我就舉起大手，指着太陽，像宣誓一樣，我允許他一切都可以順從他的意見。讀者們，你們一

定知道我從離開那大船以後，直到這時，還不會進過一點飲食，肚子裏被飢渴所襲擊着，我怎樣再忍耐下去呢？

也許我向他們求討飲食，是有些失禮貌，但我總於把手指指着嘴，表示需要飲食。那位官員立刻懂得我的意思了。他走下台去，並且命令在我的身邊設備幾座梯子。當時便有幾百個人民，踏着梯子，向我的嘴邊走來，背着滿籃的肉。後來我知道國王聽得我的消息時，就命令爲我準備着的。我看見那是各種各樣的獸肉，但是却分辨不出牠們的滋味。只知道有些是腿，有些是肚皮，有些是肩胛，而且彷彿是羊肉。然而所奇怪的，那肉的大小，只不過和麻雀的肉差不多。我一口就吞了好幾塊到嘴裏，接着他們又把麵包搬上來，這麵包也不過是像子彈的大小，接連放五六個到口中，還不覺得很滿。他們依我的需要，盡量的供給我，對於我的食量的巨大，也顯得十分驚異和奇訝。

接着，我又向他們表示需要飲料；他們從我的食量中，推想知道少量的飲料，是不能滿足我的需要的，他們實在都是聰明的人物，所以就用了一隻大桶，裝滿了飲料，吊了上來，直向我的嘴裏倒下。我很容易的把牠一口喝完了，因爲所有還不夠一品脫哩。滋味却很不錯，但我第二次向他們要求這些飲料時，他們却不給我了。我表演着這些奇績，他們都歡呼鼓掌，在他們的眼中，真是一件罕見的奇行。他們許多人在我的四周跳躍，有的還在我的胸膛上跳着，嘴裏叫着：

「海啓那台極耳！」海啓那台極耳！」

他們接着又向我做手勢，叫我把飲完的空酒桶滾下去，一邊向我身邊的小人們叫着：

「鮑爾取拿佛拉！」

意思好像是警告那些人，叫他們走開。等我把木桶擲在地上，他們又開始歡呼拍掌。

最先，我也想把我胸口上的四五十個小人，也像木桶一般擲到地上去，但這意念，立刻便消滅了。我已經立誓不傷害他們，而且他們也供給我更豐滿的食物，我受了殷勤的優待，我怎樣能用這些手段對付他們呢？而且我對於他們那種勇敢的舉動，表示十二分的驚奇，他們竟冒險上來，在希有的大人物身上行走，何況我的左手已經自由了。要是我遇見了這樣的巨大人物時，真不知要覺得如何的可怕，連戰慄得站也站不穩了。

一會以後，他們知道我已經沒有什麼需要的時候，就有一個從國王那裏派來的官員，踏上我的小腿，走向我的眼前，他的後面跟着十二個侍從。他帶着國王簽過字的命令，向我宣讀着，宣讀約有十分鐘光景，一點沒有憤怒的表情，只是口吻像是十分堅決。

我不懂他的說話的意思，從他那種神情，所做的手勢，指着前面的地方，我才揣想到那是要我到京城去。我茫然地回答他，用放鬆着的一隻手，放在另一隻手上，要求他鬆去我的束縛。

那個官員好像已經懂得了我所表示的意思，只是搖着頭，不答應我。他用手勢表示，必須把我當作俘虜，帶到那京城中。同時，他又向我表示，到京城以後，飲食，生活，一定可以使我滿意。因此，我又竭力掙扎起來，但我一掙扎時，他們的箭和矛，也立刻放射過來，而且手臉上立刻都起了水泡，疼痛得很。甚至還有些箭鑽進在肉中，而且瞧他們的人數，也增加了許多。我沒法，只好向他們表示順從。因此，這位

官員就向我行了一個禮，帶着侍從們下去了，還聽他說着：

「拍潑羅姆水朗！」

他說完以後，大家也跟着同樣叫喊着。

這時，我覺得有人已把我左邊的繩索放鬆了，使我的身體，可以向左邊移動。同時，他們又拿了些涼爽的東西，替我塗在受傷的地方，他們又給我喝水。只一會，我的手臂、臉上，都一點沒有覺着痛楚。而且沉沉地睡去了。後來我才知道我一睡就睡了八個多鐘頭。那是國王命令醫生，把安眠藥放在水裏，使我睡熟。

我揣想這事情好像是這樣的。

當我登陸以後，國王便聽得我的消息，於是由國務會議決定，趁我熟睡時細縛了起來，又給我充分的飲食，然後把我解到京城裏去。

這決議是勇敢的，但也有着相當的危險性。我相信歐洲任何國家的國王，他們決不會在那種情形下這樣的去做。但是，我以為只有這樣，才是最合宜的舉動。因為倘使在我熟睡的時候，他們來攻擊我，殺害我，而我受着第一次疼痛的時候，必然立刻驚醒，無疑的，一定要引起我的憤怒，立刻掙斷繩索。那時候，他們一定沒法逃走，却一個也不能倖免。

這奇怪的國家中，好像都是聰明的人物，數學、機械學的知識，也好像很豐富，大概由於國王的提倡鼓勵的結果，國王確是一個著名熱心學術的人。

他有好幾架裝着輪子的機器，能夠載運重量的樹木和物件。他時常在木料多的森林中，建造巨大的兵船，有的竟有九英尺長度。這些兵船，都裝着機器，運到三四百碼遠的海邊去。有五百個木匠和工程師，便可造成一部從未有過的大機器了。

這些運輸機的骨子，是用木材造成的，長有三英尺，高却只不過三英寸，闊有四英尺，用二十個輪子轉動着。

不久，我聽得他們中又發出喊叫的聲音，猜想那運輸機器已來了。這運輸機在我登陸後四小時就開始運到這裏來的，但直到這時才到達。他們把運輸機放在我的身邊，現在最困難的，就是怎樣才能把我的身體放在這架機器上去。爲了解決這困難，因此他們豎立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木柱子，每個柱子的一端，有着一個鐵輪，他們把這些柱子，都插在地上，然後再用繩子，一端緊縛着我，一端穿過鐵輪，於是叫許多壯丁，盡力拉着繩索，化了三小時的工夫，就把我舉到那架機器上了。

這些舉動，我後來才明白的，因爲那時我正服了安眠藥，睡熟着。他們又用了皇家一千五百匹精壯的良駒，把我拖到京城中去。這些馬每匹有四英寸半高，而從那裏拖到京城，約有半英哩的路程。我們動身後四小時，忽然被一件好笑的事情弄醒了。

因爲這機器在半路上，忽然損壞了，不得不暫時停在路上修理，兩三個土人，見了我便覺得奇怪得很，於是就爬上我的身體，要看我酣睡的狀態，衛隊長更是好奇的人，於是他們輕輕地向我的胸前走着，他又把矛試試刺進我的鼻管中，這彷彿是一根小黃，在鼻孔中轉動一般，使我奇癢難堪。

「Y—Y—」我打了一個噴嚏，他們也跟着逃走了。

這件事是我在那裏住了三星期後方才知道的，我就被這樣的作弄，驚醒了過來。

我們走了許久，直到太陽西沉的時節，才走到京城。天黑暗了下來，我瞧見有五六百個衛兵，在我身旁，都執了火炬，其中有一半還拿着弓箭，好像謹慎地防備着我。當我們進城以後，國王率領了侍臣來迎接，但是侍臣們却阻止國王走近我，以防我有什麼不善意的舉動。

車子停在一座古廟裏，那是國中唯一的大場地。他們決定把我住在這大廟中。廟的大門有四英尺高，兩英尺闊，所以我從門口爬進爬出，還不發生困難。牆上也有小窗，離地大約有六英寸高。國王命令銅匠，從一邊的窗框中縛着九十一根銅鏈子，粗細彷彿像我們所用的表鍊，拿來縛住了我的左腿，在鏈子上鎖了三十六把鎖。

由各處來看我的人，總至少有十萬以上，而且爬上我身子的，也至少在一萬人，但這種行爲，就被國王下令禁止了。

我被銅鏈鎖住了以後，工人們便把繩索割斷了。我就能站立，坐臥，這些見我起來的時候，他們頓時喧嘩嘈雜表現着從未有過的驚慌。那銅鏈有兩碼長的伸縮性，因此我在兩碼以內的範圍，可以自由走動。

二 在京都的生活狀況

當我被囚禁在一座大廟中的時候，國王和他的朝臣，都在附近的一座尖塔上觀望。

我站立在那裏，瞭望這個國境，幾乎使我驚奇得口張開着合不攏來。我敢說從來不會到過這樣快樂的境地。這國土，彷彿是一座連續不斷的花園。每塊園地，大約有四十尺面積，四周都是樹林，那最高的樹木，估計大約有七英尺上下。從左面瞭望那國土，宛如劇場中的佈景。

不久，國王從尖塔上下來了。他騎着馬，到我的身邊來，可是這馬一見像一座大山般的巨物在眼前移動時，將牠驚得把前蹄直豎了起來。那位國王幸虧是個能手，才不致從馬背上跌下來，直到侍從勒住了馬韁，他才跨下馬鞍。

國王在鏈子的長度以外，站在那裏，說得明白些，他離我的位置，至少總有三碼的距離，一面不停的徘徊，一邊仔細向我瞻望，我知道他對我很是羨慕，而且也歡喜我。他命令廚子把酒食用車子運載到我的跟前，直到我伸手能拿取那車上的食物。

我立刻把子上的食物、飲料，都吃喝完了。其中有二十車的肉類，十車的飲料。可是每車的肉，只夠我兩口吃，一車的酒，也不過供我一口喝。

皇后和公主，遠遠地站在她們的車中，直到國王的馬驚跳起來時，才都走下車子圍繞在國王的左右。

我看到的國王，他的體格，只不過像我的手指一樣大小，只是他的高度，比任何一個人高些，這一點，已足使所有的人民欽仰着的了。但是他那種英武威嚴的樣子，却是值得我來描寫的。他具有奧

國人的嘴唇，鷹鼻，橄欖色的皮膚。他像是二十八九歲的青年人，他在位只有七年，却把國中治理得非常有條理，而且也很興盛。

我把身子躺了下來，使我可以觀察得更清楚些。他的服裝樸素簡單，式樣是半中半西。頭上戴着一頂精美的金盔，上面還有許多寶石和羽毛做着飾物。一手執着寶劍，那劍約有三英寸長，我料想那是他怕我掙脫鎖鍊傷害他的緣故。

劍柄和劍鞘都是金的，上面還鑲着許多鑽石。貴族、朝臣、公主、皇后，不消說都是華貴得很。

皇帝不時向我說話，他的聲音尖銳清楚，就是我站着時，也聽得明白。我也不時回答他，但是說了許久，我們間沒有懂得對方所說的是什麼意思，連一個字音也不明白。我從他們的服裝上猜度那一個是牧師，另一個是法官，他們也不時對我說話，我更用我所懂得的語言回答他們；像德文、拉丁文、法文、希臘文、西班牙文、意大利文……甚至各種族混合的土語，可是沒有效力，大家依然是不懂。

這樣過了兩小時後，他們才退去了，只剩了幾個衛兵在那裏，以防意外，和禁止一般暴徒的惡行。不久，暴徒們迅速地圍到我的跟前來，其中有一個竟拿箭來射我，一枝箭掠過我的額邊，幾乎傷了我的眼睛。

衛隊長立刻下令拘捕了他們，衛兵綁着六個人交給我，意思是叫我自己懲罰他們；我把五個人放在衣袋中，只剩着另一個夾在手指縫裏，假裝要活活地咬死他的樣子。他嘶叫起來了。聲音真叫人驚恐，連那兵士和長官也覺得有些不安。當我從衣袋中摸出裁紙刀來的時候，他們幾乎都駭得全身

戰慄着。

但是，我立刻使他們明白這不過是我開玩笑的。我笑了起來，把兵士綑綁那人的繩索，用刀割斷了，然後小心放他在地，他一溜烟地跑開了，其餘的五個也一個個從衣袋中拿出來，照樣釋放了他們。我看見兵士和人民，對於我這種舉動，顯着滿意和愉快，這使我對於朝廷方面，也得着許多的利益。晚上，問題却是有的，我爬進大廟，只有地上可以睡眠。後來國王下令要爲我製備床榻，他們用運輸器送來了六百張床，在我的跟前，改造我所需要的睡榻。我瞧見他們拚了一百五十隻床，才容得下我的長度，然而這樣對我還是沒有用處，睡在上面和睡在石板上同樣的堅硬。他們又用同樣的方法，做成了被褥，床氈這才使我這個飽經困苦的人，勉強使用了。

從我來到這國中的消息傳遍各處以後，許多有錢財和那些好懶惰的人民，成千成萬跑來看我。因此，真有萬人空巷的景象。我想如果國王不下令阻止，恐怕一切農事和其他的工作，也將暫時宣告停頓了。國王下令，凡是已經看見過我的，不許再逗留在那裏，並且沒有得着許可證的人，不准走進離我住屋五十碼的區域，因爲這樣，內務部人員，却賺了一筆很大的收入。

同時，國王召集了好幾次的會議，討論怎樣處置我的問題。後來我的一位朋友，他是貴族人員之一，他對我說，那時政府關於處置我的方法，真是感覺得十分困難，一方面他們恐我脫逃，一方面又覺得拘禁我在這裏，覺得食量太大，長此下去，恐怕要鬧飢荒了。他們也會想過，索性餓死我，或立刻致我於死地；但是後來又顧慮到像我這般大的一具屍體，既沒法安葬，而腐爛起來，臭氣又太大，可以使全

國發生疫病。

在他們商議的時候，恰巧那個衛兵長官到朝裏去，把我對待六個暴徒的行動報告了國王，這是給他們一個極好的印象。國王立刻下了一道命令，叫附城九百碼內的所有村莊，在每天早晨送六頭牛，四十隻羊，和別的食品供給我飲食；還照比例，供給我麵包和酒。一切費用由國庫付給。因為這個國王從來不會向人民徵收賦稅的，除了有戰事以外，一切都是由皇家自給自足。

他又派了六百個人民爲我服務，而照例領取工資；並在大廟附近，搭了一座帳篷，給他們居住。又命三百個裁縫，爲我縫製了一套和這國中衣服，式樣相同的外衣和襯衫。同時又派遣了六個學者，教授我，關於他們國中的言語。並且還命令衛隊，常常在我的面前操演，娛樂我的生活。

三星期以後，我覺得我的功課，進步得十分迅速，已開始可以和他們作簡單的談話，第一句話我就是向他們要求給予我的自由，我每天向他們這樣說，因為國王也天天來幫助教授會話的。就我所懂得的，他們的答覆是這樣。

「這問題須經過相當的時日，並且得到國務會議的通過，並且由我宣誓，對於他們國家中，不危害人民，和沒有一切擾亂的行動。」

國王對於我好像特別是施給恩惠的，他常常勸我忍耐，小心，使國中的執政者，官員，人民，對我都獲得好感，打消他們對於我的恐懼和疑慮。

而且他向我說明，倘使他派了官員搜檢我的衣服的時候，不要認爲是惡意，因為對於這樣一個

巨大無比的陌生人，難免不無恐懼和防衛的。

我回答說：「我願意使陛下完全滿意。」我一面說，一面裝手勢給他瞧，並且把衣袋中也翻出來，給他瞧視。

但是國王說明這手續須另外派人來進行，希望我能夠幫助他。而且他對於我那種公平、量大、豪俠的行動，表示非常欽佩，而且保證他的臣子來搜檢我，一點也不會發生意外。並且如果搜得的東西中，有必須暫時保留在國庫中的，將來當我離開國境時，也一定原物如數歸還，或者照我的東西價值，全數給我賠償。

等國王派了官員來的時候，我就把他們放進我的衣袋裏，然後依次在各衣袋中，讓他們去搜檢。長官們都戴着筆和墨水，把他們所看見的東西，都一一寫了出來，和經過的報告，去呈給國王，現在我把他們的報告，譯述了出來。

「最先，在那巨人山的右邊衣袋中，加以檢查。我們僅僅是得着了一塊大粗布，這布的面積，正可以做宮殿中的地毯，也許還嫌太大。在左邊衣袋中，我們發現了一個銀匣子，但是我們無法揭開牠。後來等打開了以後，一位同伴走到裏邊，發覺自己半身都陷在灰塵中了，而且有些灰塵飛到我們臉上，使我不停打了許多噴嚏。」

在那巨人山的右邊背心袋裏，我們找着一束白色而質地很薄的東西，那東西一張張地重疊着，有兩三個人站着一樣高，又有結實的帶子細繫着，畫着黑色的記號。這大約就是文字，每個